

东丰文史资料

(一 四辑选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吉林省东丰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泽及后世 振兴东丰……………才庆祥 (1)

中国共产党在东丰县早期活动的两件大事

……………贾振纲、任岳山 (4)

白喜久率领大刀会攻打东丰县城纪实

……………白 坤、白玉金 (15)

猴石红枪会始末……………陈 群、贾振纲、任岳山 (23)

伪满时期东丰县的青年塾……………王积库 (35)

伪满东丰县敬老会的片断……………杨程远 (49)

伪满时期东丰县粮栈组合的回忆……………傅振芳 (54)

国民党组织刀匪、土匪袭击东丰县城的前前后后

……………韩志德、曾宪德、

赫崇衡、孙焕之、王多纲 (60)

东丰县城内小学教师罢教斗争的始末

……………贾振纲 (73)

言者有罪 决议无效……………譚引古(88)

“金山大局”的兴起与灭亡……………任岳山(94)

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四期的回忆

……………张桐林(112)

东丰县建治时间、名称、范围几个问题的考证

……………贾恩国(119)

泽及后世 振兴东丰

——写在《东丰文史资料》前面的话

才 庆 祥

东丰水肥土沃，从古至今，就是我们世代赖以生存的良好环境。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近现代，曾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有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的苦难呻吟；有仁人志士的爱国抗争；有反动人物的卑劣表演；一幅幅五颜六色的画面，勾勒出了东丰的发展历史。

我们当代人，虽然在东丰土生土长，但对家乡的历史还谈不上完全了解，特别是青年一代知道的更少。我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刊的《东丰文史资料》向大家以翔实的史实再现了东丰的历史风貌。

有史可考，东丰远在清朝的天命年间（1619年），就已经成为“盛京围场”的一部分了，皇家的禁区。茂密的原始森林，潺潺的山间流水，到处奔跑着獐狍野鹿，尤其以盛产梅花鹿而驰名。随着历史的推移，人们的迁入，围场的开禁，资源的开发，郡县的设置，古老的围场成为人们的家园。继而官吏的盘剥，军阀的压榨，胡匪的骚扰也降临到人们的头上。在风起云涌的十九世纪，特别是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我们家乡的命运也和全国一样，遭受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

践踏，生灵涂炭，人民遭殃，我们的家乡处于血泪之中。

但是，勇敢的东丰人民在侵略者面前並沒有屈服。三合鹿圈沟的白喜久，一个普通的农民，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揭竿而起，拉起一支近千人的队伍，攻打东丰县城，矛头直指日伪政权，最后夫妇二人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成为悲壮史诗；猴石红枪会，一伙自发的农民武装高举红缨，挑横山，缴表营，打县城，成为抗日美谈；小城子警察署长高士珍，晓民族大义，不甘心做亡国奴，带全队起义投奔抗日联军，东丰传为佳话。还有那丹伯石头顶于地下党支部书记孟宪林组织抗日救国力量，被叛徒告秘，死于日本侵略者的狼狗之口，成为抗日的颂歌。无数的事实说明，东丰的大地是不屈的大地，东丰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那些有功于国家和人民的先驱者的不朽业绩，象一座座闪光的丰碑，永照人间。我们的文史资料就要为他们树碑立传，激励后人，启迪来者。

在东丰的历史上还有一些在某些方面有作为的人物，如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民族、宗教等方面。我们也要实事求是的为他们整理传记，引为借鉴。还有一些属于反动方面的人物，如日伪、国民党时期的军政要员、地方仕绅、匪盗等也要鸿笔直词，进行整理，做为反面教员。

做为政协的文史资料，就要体现统一战线的特点，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调动党内外阅历丰富老同志的积极性，让他们撰写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史料。使东丰的子孙知道前人的坎坷经历。激发他们

爱祖国、爱家乡的热情，同时也为历史科学研究、经济研究、文化教育研究以及文学艺术创作，提供可靠的依据。

这一资料的出刊，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关怀和重视，县党史征集办公室、县地方志办公室等有关单位也给予了很大支持。就此机会，我代表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向支持我们的单位和同志特别是向为我们积极提供资料的各界人士顺致诚挚的谢意。

我认为，《东丰文史资料》在前一段的出刊中，内容上，形式上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应该进一步提高质量，希望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尤其欢迎史料知情者不吝赐教，使这一资料的出刊工作，更加日臻完善，使之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为泽及后世，振兴东丰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东丰县

早期抗日活动的两件大事

贾振纲 任岳山

早在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在东北建立了中共满洲省委。1931年“9.18”事变后，又在东北各地开辟了抗日游击区并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其中磐石区（包括磐石、海龙、伊通、东丰、西安等）党的地下组织建立的比较早，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得迅猛异常，给予日伪的打击也是极为沉重的。因此，鬼子把这支抗日力量称为“南满之霸”①，并忧心忡忡地说，这是他们的“血癌”②。

在磐石抗日斗争的延伸下，东丰县境内不断地出现了抗联战士的踪迹，甚至打击日伪军的战斗。这里只记叙关系紧密的两件大事：

1、是由磐石中心县委派出，以赵科长为领导的工作队几次来东丰县那丹伯石头顶子一带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反日会、建立地下党支部，最后在石头顶子被袭击的经过；2、是东丰县那丹伯石头顶子地下党支部的建立与被破坏的一段史实。这里写出的仅供参考，并希望知情的同志多给提出一些订正和补充的意见。

1933年10月杨靖宇同志带领东北人民革命军（东丰人习惯地称之

为抗联)主力,从磐石区转移之后,日寇调动了磐石区各县以及公主岭、新京的日伪军、警、宪、特,无间歇地对磐石区的抗日力量进行猖狂地反复围剿,妄图消除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扑灭一切抗日火种。到了1935年,磐石区的抗日斗争已处于极其艰难的地步。这时日寇得意忘形地宣称:“南满‘共匪’之霸,磐石中心县委也失去了策动的余地。”“安慰农民,也只能用赤化宣传术。”“只待高粮繁茂期”,“依靠撤布机关报”活动活动^③。其实,磐石区中心县委就在这种极端不利的形势下,仍然顽强地领导群众坚持着抗日斗争,因而大量地牵制了日伪军、警、宪、特的武装力量。

1936年夏秋间,磐石中心县委派出的,以赵科长为领导的抗日宣传工作队,又来到东丰县那丹伯的石头顶子、老窑坑、向阳屯一带,宣传抗日,组织反日会,培养革命骨干,秘密地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活动。据日伪档案^④记载:“石头顶子有反日会,会长弗棵,会员十数人。”(有的资料记载会长姓范)。在这个档案里,虽然没有记载石头顶子反日会建立的时间,但从一系列事件联系中看,可以推测为1936年的夏秋之间,或1935年的秋季,总之是抗日工作队来时建立的。

由于工作队的宣传教育和抗联战斗影响,有些人,民族觉悟提高得很快,有些人能主动地往山上给抗联队伍或抗日工作队送饭、送东西,有的给送情报、代办给养,有的参加了抗联游击队。这里兹举两例来证实这种情况:1、在以后大逮捕时,被捕去的向阳屯农民王

升、苏秀山，在他们被审讯时都有这样回答的话：“我在那丹伯向阳屯住了几十年了，康德三年（即1936年），在石头顶子一带有红军活动。我们屯时常给他们送饭。方法是红军写个条，我们家里的人就给送去。”⑤2、又如赵喜亭，外号赵黑鱼，也在大逮捕时被捕去，因为他参加过抗联游击队，在家时曾多次留工作队住过宿，被判为“通匪”。⑥这些事实说明，在东丰县那丹伯一带，当时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支援或参加抗日活动的不只是几个人或几个屯了。

1936年夏秋间，赵科长他们培养和发展了孟宪林、胡相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并指定孟宪林为支部书记，确定他家为联络点。从此，中国共产党东丰县那丹伯石头顶子地下党支部正式诞生了。⑦

这个支部的上层组织，据东丰县肃反办公室的材料说明，它属于磐石中心县委属下西安区委的一个支部，但就我们查证好多档案资料看，它与磐石中心县委的关联密切，事例较多，因此，我们认为它是直属于磐石中心县委的。

日伪档案记载，这个支部有党员数人，不过我们所查到的只有两个人。即支部书记孟宪林，（人们习惯地叫他小名——大锁子）男，农民，当年24岁。原来是伊通县人，后来随他父亲搬到石头顶子后沟（三合屯）。他从1935年就与抗联有秘密联系。另一名党员是胡相勤，男，当年55岁，也是三合屯的农民，也是在入党前对抗联（或工作队）有过多支援活动的。

这个地下党支部，作了些什么工作？兹根据查证到的材料，简要地记录在这里。

支援抗联战士（或工作队）。党员带头并发动群众秘密地往山上送饭、送粮；支部书记孟宪林曾经给送过给养、情报。有时也秘密地招待他们的食宿；接待磐石中心县委及其工作人员的来访。孟宪林也曾经召集过他家附近的可靠的农民到家，宣传抗日意义以及如何对待抗联或抗联工作队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所查到的材料是少于史实的，不过通过它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为了充实和证明这些史实，下边再提出几个例证作为补充。

1、孟宪禄（孟宪林的弟弟）说：他哥哥曾经多次给红军送粮食、情报到山上去。有一次是铲头遍地的时候，上山去了十几天才回来。他还说：他哥哥，于1935年时就与红军有过联系。⑧

2、当时的磐石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孙继来以后证明：1936年1月13日，石头顶子支部党员胡相勤，曾接待过当时磐石中心县委负责人陈文斌、青年部长宋明植（朝鲜族）等。⑨

3、在石头顶子支部书记孟宪林被捕后，对他的所谓“罪行”的判词中有如下的一段⑩：（原文是日文，这里是译文）

“石头顶子支部负责人。

孟宪林，农民，24岁。

于昭和十一年（即1936年）七月，受赵科长的劝降加入了共产党，并把他家提供为联络场所，担负了支部责任，接受（共产党）领

导，把几个近邻的人招请到家，听受宣传。此外，还有十几回对磐石游击队进行接待，留他们食宿，送给他们粮食。”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到石头顶子地下党支部光荣地出现和顽强地战斗的一个侧面了。”

二

赵科长领导的工作队最后一次到石头顶子和他们被袭击的经过。

1937年1月23日磐石中心县委负责人陈文斌、青年部长宋明植在伊通三区小杂木沟工作时，被营城子警察、自卫团的春节户口调查中逮捕。经过伊通县警务局、日本宪兵队分驻所的审讯，在威逼利诱下，宋明植暴露了陈文斌的身份和当时赵科长所带的工作队在小杂木沟山寨的秘密。因此，1937年1月26日，新京宪兵队公主岭分队及伊通县的日本宪兵队、警察、自卫团，让宋明植引路去袭击小杂木沟山寨，但因赵科长等早已接到情报，向东丰县那丹伯石头顶子转移了。

攻伪扑了个空，只是烧毁了山寨，其它一无所获。①

赵科长领导的武装工作队，是磐石区抗日主力转移后，由机关工作人员、部队留下的战士（其中有伤病员、妇女，有汉族、朝鲜族）组成，坚持敌后工作的。原有19人，入冬以来，由于叛徒暴露，他们两次受到袭击，到石头顶子时，只剩8个人了。赵科长本来是宣传科长，后因队长牺牲，他代理队长职务。他们这八个人是：

赵科长，代理队长。

孙继来，又名孙老四、李春好、隋永江。磐石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

刘希法（4号）（他们一般不叫名，都有代号）62岁。事务长，支部组织委员。

金保云、女、（28号）朝鲜族，孕妇。中共党员、事务员。

刘书林（有的材料写刘青林）（3号），原系抗联第一军第二师第三团团员。

此外的三个人，是指导员李近于，队员老疙瘩（姓名不详），另一个是老赵（名字不详）。

他们到石头顶子已经是雪满山原，冰封大地的隆冬腊月，鸟雀栖巢的时候了，饥寒时刻不停地袭击他们，危险时时迫近身边。他们不仅要警惕敌人的跟踪和围剿，还要考虑自身的生活和战斗。

石头顶子是一座不高不大的山，距那丹伯街（有警察署、自卫团）仅十五里，离交通大道也较近，但它的位置是处于极其偏僻的地带，过去很少有敌特踪迹。尤其是它的后沟，仅有三所房子，五户人家。沟里的一所，有住户两家：一是祝凤山，他对抗联有好感，家里人曾经给抗联战士洗过血衣；一是赵喜亭（外号赵黑鱼），是个单身户，当过土匪，也参加过磐石抗联游击队，后来跑回来了。中间的一所房子，就是支部书记孟宪林家；对面屋是老胡头和他的侄儿胡玉春，对抗联、对孟宪林都很支持。第三所房子是在沟口，住户是崔富，也是同情抗联的。因此，赵科长他们来此处，并不是慌不择路，

毫无考虑的。

他们白天隐蔽在山上，入夜后才下山到支部书记孟宪林、老胡头家，也去过赵喜亭家，做点饭吃，睡一觉，暖和暖和，天不亮就仍然回到山上。可是不过三天，严重的情况发生了。

当时，在石头顶子附近有自卫团佟团总的三个特务腿子：一是孟兆顺（孟宪林的亲叔叔），当过土匪，也参加过抗联游击队，后来跑回来了，他与佟团总是拜把子弟兄；二是金有良，他是佟团总的侄女婿；三是杨春福，过去当过甲长，是村里的“活人”。

有一天，赵喜亭把工作队在他家住的事告诉给孟兆顺了。（有的证明材料说，赵先向金有良说的。）孟兆顺就把金有良、杨春福找到一起，研究一番。因为以前孟兆顺向佟显荣（团总）送过情报，不实，受过佟的责骂，所以这次，他特别谨慎，有意地去孟宪林处问：“他们（指红军）又在这儿住了吗？”孟宪林说：“住了”。孟兆顺回去同金有良、杨春福一商量，就决定去报告。他们为了保守秘密，扬言给牲口挂掌，坐一张马爬犁，到佟团总那儿告秘去了。佟当即详细地问明了红军人数、病号、枪支情况，又派班长孙德山再去探听了一番，证明情况属实，接着他赶忙向那丹伯警察署代署长杨继武、指导员日本人关根伊次郎报告。经过一番研究秘密地作了围剿小分队的策划。并给东丰县警务科打了电话。

1937年1月29日，天刚蒙蒙亮时，佟团总带着自卫团（骑兵），杨代理署长带着骑马的警察，一共有20多人向石头顶子扑去。到了老

窑头（即后沟沟口），下马问了一下情况，就沿着雪地有人走过的脚印向山上摸去。途中，他们看见山上有火亮，认为游击队在那儿烤火或做饭，就立即分散了，进行半围攻式的偷袭。

突然山腰中一声枪响（这是工作队岗哨报警），工作队的战士立即仓猝应战。他们中有伤员、有病号、还有孕妇，其余的几个人也是体力消耗殆尽的，又加上石头顶子上边，没有高大森林可以隐蔽，没有险要地形可以拒守，只好边打边撤。不到一个小时，战斗停止了，工作队有三个人壮烈牺牲，五个人向西北方撤走。^⑫

战斗结束后，东丰县那丹伯十八道岗了自卫队队长潘得胜，带着十几名骑兵赶到了。他们又合伙来把山上搜索一遍，发现三具尸体（两男一女），搜出大盖枪、快火枪等大枪三支，匣枪一支，各种子弹共12发。

回到那丹伯，警察署代署长杨继武立刻派警长刘焕章，警士许荣久等领几个自卫团兵，抓了三个马爬犁到山上把尸体拉回。这时，东丰县警务科指导官西泽（有的材料说是村濑）带着特务股四个人，还有几名警察也到了那丹伯，他们给尸体一一照了像。不久，伊通县日本宪兵队带着宋明植也来了，让他辨认尸体，结果，他认出了，两名男的，一是赵科长，一是司务长刘希法，那个女的就是司务员金保云（孕妇）。接着把尸体拉到那丹伯西门外埋了。西泽指导官训斥杨署长、佟团总，说：“你们当时为什么不追击？”并命令他们每两天去石头顶子山上搜查一次。隔了些日子，县警务科指导官又到那丹伯，

给杨署长、佟团总发了奖品、奖金，对警察、自卫团给予口头的嘉奖。

1937年1月29日晚上八九点钟，从石头顶子撤出的三号队员刘书林，在西安仙城区附近，被自卫团逮捕送到日本宪兵队。他在鬼子严刑拷打下，供出我工作队在石头顶子时，曾吃住在孟宪林、赵喜亭等人家里，同时也供出孟宪林是中共党员、支部书记，胡相勤是党员，还说出一部分和工作队有联系的人。

三

由于叛徒刘书林暴密，日伪警察进行大逮捕，石头顶子地下党支部被破坏了。

1937年2月1日晚上（即赵科长的工作队被袭击后的第三天），西安（辽源）县的日本宪兵还带着一些警察，坐着卡车，突然出现在石头顶子后沟的沟口。先到老崔家把崔富、崔宝弟兄俩抓走了，然后又进沟，抓了孟宪林、老胡头（其侄胡玉春因给别人家包粘豆包去了，得到幸免）、蔡文清（去孟家串门的）等三个人，最后到沟里抓了赵喜亭、祝凤山。回到沟外抓了胡相勤，又去向阳屯抓了苏秀山、王升及钟祥弟兄二人。

去抓人的，有四个鬼子，一个翻译，其他的都是警察。他们把抓去的人，用卡车载到那丹伯警察署连夜审讯。先问崔富、崔宝，姓什么，叫什么名字。说他们都是红军，让他们招供，不承认就进行拷

打，每个人都被打几十棒子，棒子打折了又用炉钩子之类东西打。把一般的人问遍了，接着让从西安带去的抗联叛徒刘书林一一辨认是谁。最后，审讯孟宪林，这时逼问得更严，打得也更重了。一个鬼子问孟宪林：“你认得刘书林不？”又问刘书林：“你认识孟宪林不？”刘书林指着孟宪林说：“他就是孟宪林！”

第二天，鬼子把钟祥哥俩、崔富哥俩都放了，其余的人都被带到西安日本宪兵队里去了。

猖狂逮捕，任意定案，残酷镇压，是鬼子对付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手段。石头顶子党支部书记孟宪林在被逮捕后的严刑审讯中，始终没有暴露组织的秘密。但是，仍然被西安日本宪兵队判为：“共匪”、“严肃处理”^⑬。

什么是“严肃处理”呢？请看孟宪林的弟弟孟宪禄的证明：我在1937年4月间（不知阴历还是阳历），到西安去探监，要看看“我哥哥，他们不让接见。第二天，我亲眼看到日本宪兵队，把30多人用卡车拉到狗圈里，喂狼狗了，我哥哥就在那里边喊。所谓“严肃处理”就是极其残酷的秘密屠杀。

另外的一名党员胡相勤，西安日本宪兵队给他的判决是“通共匪”、“虽是共产党员，犯罪轻微，且改悔表现显著，严谕释放。”胡相勤出狱后不久死去。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东丰县那丹伯石头顶子地下党支部完全被破坏了。

附 注

①②③见吉林省公安厅保存的日寇原文档案：“磐警机第1064号”，系当时磐石县警察署长，外务省警部补佐滕长吾给吉林总领事森岗正平的报告。

④见日寇原文档案“中警委188号。

⑤见东丰县公安局肃反档案485号。

⑥见吉林省公安厅保存的日寇档案，目录197卷中警53号，关于检举磐石、伊通地方共产党的情况第二次通报。

⑦同⑥注。

⑧同⑤

⑨同⑤

⑩见磐石县公安局保存的“西安地区敌伪资料之三”。

⑪同⑥

⑫同⑥

⑬⑭同⑤